船·乡·水

高一(5) 黄绚瑀

沉着的木船，早已在微曦的尺水上候着它的主人。

船身残旧；却被用心地油过重漆，磨得光亮，依在抱水的岸怀中。岸草一颤，喷出只轻俏的麻雀来；破空一嗓子，就啼来了黎明。

晕红的日轮，睡眼朦胧，被无形的巨人托举，惶惶自远山的一点罅隙中窥望。随后两侧的峭壁便用曲折的线条，推它，掮它，直至抬上山峰的眉尖——勃勃的太阳这才脱胎出世，顿时满眼辉光，淋漓一股新生的粗莽；朝霞失色，天幕没黑。喷薄的金红色主宰了世间万物。

群山脚下卧着的一个小村庄里，他影姿窸窣。顶草帽，环腰绳，打赤脚，挽鱼篓；领鸡鸣，挎碎霞，踏阡陌，负重任。径直行到船前来，他稳稳地立住；接着身子一弓，整个人霎时佝偻下去。他半跪，极力张出枯瘦的手，仅为一挂一挂扯去船身上七零八落的浮藻。

捣开覆帘，他伴着一杆旱烟一缕雾，完成了早航的仪式。此刻，万籁仍俱寂，惟有暗流叩击船底的声音；水天朗朗，流气盈盈。

松绳，起锚，上桨；水波漾离他，漾离静默的小村庄，直搅入喧嚣的尘网。在岸的那一头，是开发不久的商业旅游区；那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致了。鼎沸人声代作鸡鸣，相机闪光代作晨曦。原是同行的渔夫，早就甩开鱼篓，连夜驻扎守客——嘶吼着招揽目光，抑或是满载一船会走路的钱包漫游。

近了，更近了；他的眉渐缠锁起来。一艘游船与他擦身而过，满耳便充斥着导游声嘶力竭的大喇叭：“游客朋友们！我们现在向右看！就可以看到这里最大最高最美丽的日照峰……”话如剑指，游客们条件反射的军犬般，一排脑袋齐刷刷向右转。唇齿之间，唾液津津；弹动上下，啧啧不绝——又或只是一群饿狗，妄把山峦隔空咬残一口。

他甚至觉得那些嘴巴里的唾沫像弹到他脸上。他为这潮热的、恶人的意象一阵哆嗦，掬起一捧清透湖水，洗把脸；却不由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船尾，急匆匆往湖里撒尿，身下的清水被滋得深黄。

他还欲再掬水的手缩了回来；只能呆呆地盯着水面。那上面粼粼反出他黧黑的面目。波纹似皱纹，恰好停在他的额头、鼻侧、脸颊上，徘徊不去；待风消浪静，水面如止，那些波纹，却仍留在那里。

苦笑一声，荡开橹，他把船摇向水域深处，摇向最熟悉的渔场。这里，曾是最丰饶的一道黄金地带；而如今，十筐八网堪下水，一鳞半爪恐上岸。不远不近的一响惊雷——炸山开荒的动静，更是让他眼瞅着一条大鱼惊悸潜逃。

日落了。收获寥寥，心腔寂寂。就着晚日的血色，他潦草地吃了晚饭。同行笑他痴，笑他傻，也许全然不假；鱼越来越少，却还放着游客钱不挣，抓着卑贱的鱼篓不放。他只是难以割舍；这一方热土，一泓碧水，一弯轻舟，一条血脉——世世代代传承下来。久了，就刻在骨子里；浓得化不开。

他痴于过去的时代；舟来舟往，水静水动。他痴于绳结的编织，铁锚的除锈，水草的摇曳。他痴于那些去了不再的事物，船上淌动着良娼的红绳，壮士的家书，商贾的丝绸；那时的水是清的，天是蓝的，世界是渔歌和芒花构成的。在被现代文明侵食的家乡里，他逃得越远，就显得越孤清，渐渐活成了一个隐士的标本。他的痴就是坚守，越发可笑地坚守在商业化的开发大潮中，迎浪兀立，浑身湿透。

——一年，一年；几十年。当这个光阴淘尽的老渔夫坐在我面前，低低地说着这些时，我注视他雪去的发，心一次又一次被触痛。不会有人理解他；在旁人看来，这种痴不过是愚蠢的固执。他驮着太多。他的家乡不仅仅是这个山环的小村庄；是历史的缩影，文明交接的立足点，即将倾斜的平衡木，传统与新兴交锋的战场。与其说他痴于守护村庄，不如说他痴于守护的，是传统之乡，传统之源，传统最后的栖息地；筛尽了藻饰，蜕尽了虚华，古老的规则在此聚首，血融的长河在此汇合，史书的页数在此停驻！那一刻，我只能用敬仰的目光看着他；他的痴不会为任何伟大的成就奠基，却是能打破厚沉之夜，惊醒少数人的一声号角；绵长而沧桑。

——“我不想一切都丢了它过去的影子。”他说。

他划着船走了。划着，划着，就把自己划成了一张遗世的帆。

鼓着脉脉相传的传统的轻风；远航，远航。

——乡痴者，情必深，志必坚，心必守望。